

東  
堂  
集

五

欽定四庫全書

東堂集卷九

宋 毛滂 撰

記

湖州武康縣學記

元符三年新天子即位大赦天下且曰應祠廟損者以  
係省錢修之武康縣令毛某告監司曰縣有學幾廢獨  
先聖文宣王殿廬在亦不庇風雨而縣之浮圖道士居  
二十有六歲華壯異常而文宣王之居如此甚不稱天

子尊德樂道嚮意儒學之意與士大夫所以造次顛沛  
不忘先王者請亟奉詔他日提點刑獄使者檄縣曰當  
出轉運司錢如詔意他日又奉轉運判官檄曰給八萬  
錢縣令當董其事學於是成矣毛某曰夫子生後老子  
五十三年夫子卒又五百四十九年浮圖法入中國彼  
老子浮圖所談皆道也夫子廼獨以二人所談者周以  
宮牆數仞鏽而不出彼立戶外者無見也以爲道之妙  
處盡在老子浮圖爾道難知知之難言言之難以曉人

觀老子浮圖譬如善游者往而之市褰路人裾曰吾嘗  
蹈海而造其淵其下乃珊瑚扶疎珠貝璀璨龍吟而蛟  
舞且洋洋也若豈知之乎當共往而觀之彼儻告人曰  
溟海之上風雲濤波之變怪如許舟楫鳬鵠之去來如  
許則人藉令不習海庶幾往而觀焉至語其淵微忽恍  
莫測則非善游者世且安能盡知之故言未竟而聞者  
意已沉溺瞽亂矣二人以道之淵微車載困倒而肆羅  
列也欲使經其門者皆滿橐而歸烏在其能滿橐哉惟

夫子之道如中衢致尊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宜  
故夫子有知之而不言者老子言之於前浮圖言之於  
後聞其語者幾何不沉溺瞽亂乎然夫子沒老子浮圖  
亦已去人間久天下像而祠之如前昨日豈以其道常  
在邪自天子之都逮州縣為學各一春秋祠夫子於學  
歲率不過再祠又學之廢者常十七八丹青憑附之質  
託於橈棟腐桷之下斷甃敗垣之間諸生衣布褐羹藜  
藿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百家之說然道雖加修身益

困而無憊者亦嘗十七八而天下不以為夫子之道不行自冠昏喪祭射御鄉飲戰陳聽獄朝覲燕私凡人所當為者一出於夫子之道國所以治家所以安人所以為人物所以為物凡必出於禮樂刑政間而無一不得宜者則曰夫子之道云爾不如是則曰非夫子之道學不學祠不祠不論也至於學老子浮圖之法則不然彼蓋豈能盡知其師之說徒以為當作深簷大屋金容碧貌張皇怪誕以自尊嚴爾故入其門四顧皆繡楹綺井

金鋪而珠翠愚光炯凌亂眩人目睛動移心魄故鄙夫庸人踧踖生敬認為神奇又極世之侈奉養具殫滋味日夜祠之且以脂其徒一歲之間雖百家之縣亦屢費千金而後其道行苟不如是則其徒且相弔以戚曰道不行矣然亦卒不行必出於子間惟夫子道雖出繩樞甕牖中亦必行故回居陋巷飲水曲肱不害庶幾於聖人子貢結駟連騎負終身之恥於原憲漆園吏有言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勿論此又安知非所以深論者乎夫

子蓋嘗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此所謂六合之外皆未  
始出夫子戶內爾將有不論而喻者亦開戶而受之彼  
老子浮圖又安能離絕而遠去耶獨語其所不及則夫  
子之道忠恕而已如行千里者問途於人或曰自此而  
往途則是也而不能以達千里告人或至或不至顧其  
行如何爾逮其不問而知不行而至以游乎四海之外  
此非可以求於庠序之中圖書之間雖夫子親為其弟  
子言也亦不能傾盡故均於聞一而賜則知二回則知

十自十而百而萬聖人之道寧有既乎雖然自萬而返  
與一俱亡則聖人之道不可以口舌爭矣故曰不見而  
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者則余不敢以言知夫子亦不  
敢以不言知夫子矣言與不言皆不足以知夫子況求  
於寢宮偶像之間乎武康地褊小寡民衣縫掖者五六  
人焉作浮圖氏廬者突兀相望夫子乃居陋屋下蕭瑟  
徒四壁風雨所經過也余慨然念老子浮圖之廬列於  
天下者綺紛而櫛比因極道其所以然如此余聞武康

防風氏故國其專車之骨既已盡於螻蟻今其俗易於  
服馴以能養桑柘善疇蠶眠食狀為材父兄鮮以夫子  
之道詔其子弟余念上負天子所以丁寧化民成俗之  
意此余所當憂而學不可不作也舊學在縣東前縣令  
遷遺像而廢其居凡十六年春秋奠菜皆露立茂草中  
踐牛羊之跡嗟乎自唐晉間此地固多名勝士如孟東  
野沈休文輩璨然相望余覽觀其山水時得佳處朝霏  
夕霏自有英華意東野輩數子無恙時咀嚙以自鮮榮

其肝膈之積聚既已蔚然又欲以其餘餽後人而未有  
多取之者何也學以元符三年秋九月增建建中靖國  
元年夏四月畢工故像甚凡不足以棲神明亦咸用改  
作所謂堯頭禹身華冠象珮望之儼然也為屋宇二十  
一間不侈不陋稱縣之廣狹也開戶鈎簾無敗意物獨  
長澗分碧遙峰送青光風霽月共臨几案能為人洗肝  
膈之渙浚發肺腑之瑰奇使其吐而為言富於南金大  
貝真諸生之奇貨山水之闌闔也余與客俯仰久之因

勞諸生曰學良苦矣而貧若是今有奇貨可拾而取諸  
生豈有意乎編簡蓋資財爾筆研蓋馭僧爾厚其資財  
習其馭僧鼓篋而入其價不三倍乎客有言於座者吾  
將捐資財謝馭僧屏奇貨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  
圃盡棄文侯之土梗如何言未竟予倚戶而吟下俯流  
水有舟出葦間漁於余側者得一頰尾而棄其罌麗余  
顧客曰無多言矣學亦若是會當為碑因載於其末云  
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初五日記

雙石堂記

大丞相韓魏公客齊安孫賁公素為衢州始至盡壞州  
治屏障達其隱蔽而重門洞開麗譙祭戟嚴其前山光  
野色棲其背公高明人心猶隘之欲更為便座見吏民  
布條教未有所也他日步至城西隅披蒙茸入榛莽有  
得意處焉公曰當在是州南韶光園有清冷堂壞命徙  
其材請於部使者曰願助我一堂之費不日工畢顧未  
有名而廳事下土勢坡陀篠木蕭森公以問人衆皆曰

此冢爾相傳有碑其文云五百年後當有刺史為吾守墓以故前後守皆敬而不敢慢公曰審如是耶端可去命取鍾欲去之左右大恐私竊語云禍不旋踵矣寧犯公顏必留冢言甚力終不許至闔府叩頭遮公痛道所以不可去冢意公曰事真偽未可知吾不敢以為無冢獨天子命吏古所謂二千石屬任甚重則環吾封千里人無賢不肖而尊至社稷細至豚魚吾一切得主之今乃旦旦坐廷為人守冢耶藉令土中有賢者骨尚得以禮

法去就儻冥頑不可告語此則愚鬼爾為鬼而又愚良  
可逐不然則徒積土爾去一撮之土用數夫之力復何  
惜哉衆知其理不可奪而止公即使具棺衾設飲食用  
浮圖氏法將遷之高原手為文躬自祭曰遷之為是則  
或為民福苟不當鬼神意則太守請受禍不他人及也  
其文陳義甚高讀之悚人魂魄而況於鬼耶至斲土深  
一丈二尺初無他異獨得二石峯長五六尺許而大木  
之根蟠踞其下衆疑始定石上有刺史季穀題識云乾

符五年五月三日安於此押衙徐諷龍山起砦處得二石又刺史慎知禮題云開寶七年十月二日重壘峩眉山於廳事前於郡齋文會閣移季公之石安置於此慎刺史距季公凡九十七年孫公之破此冢也去慎知禮又一百二十一年矣自設而至今凡二百一十八年不知人以為冢者特幾年而難破之疑一旦遇公以戲笑而釋之是豈亦有數乎公顧二石笑曰吾得堂名矣使遷致新堂下翠陰覆蓋蒼然人立而苔膚堅瘦雲根潤

活屹相顧嚮如釋沉埋之恨而有負主人盼睐之色公  
乃為書告福建轉運判官文勛安國曰吾當以雙石名  
吾堂君有篆名請為我書之今所謂雙石堂也嗟乎天  
下可疑事豈獨此冢耶今人固有蠟言而梔貌鳳鳴而  
驚翰蓋冢其表者亦纍纍爾至使之熒惑耳目感移心  
意苟一日與公相值將不知所以自喜矣公才器過絕  
於人而博識強記辭氣愿歛為吏以敢擊行每簿書堆  
案賓客環坐肴酒前陳鐘鼓雜奏初不妨笑歌而政術